#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何沛霖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四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譜九十四

唐宋名賢法書真蹟　朱存理鐵網珊瑚

唐歐陽率更夢奠帖

仲尼夢奠七十有二周公九齡俱不滿百彭祖資以導養樊重任性裁過盈數終歸冥滅無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歸丘墓神還所受痛毒辛酸何

可熟念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必不差二月初吉

郭天錫趙孟頫二跋俱見前

唐歐陽率更子奇帖

新序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理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人追追者返曰子奇必能理阿矣共載者皆白首子奇至即鑄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擊之阿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之遂敗魏師

古圯靜勝老人劉沐觀

廬山黃石翁觀

郭天錫鄧文原班惟志三跋俱見前

古人法書貴墨蹟而賤石刻墨蹟具存筆意學者盖有考焉此帖歐陽率更所書新序墨色宛然筆意具在善書者寶之元統改元歲在癸酉十有二月番陽吳善題

唐張長史春草帖

春草青青千里餘邉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

不寄雲間一雁書　張旭

徽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元祐壬申五月初吉

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元祐癸酉五月二十八日

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元祐癸酉年六月晦日

心畫之妙洞見藴藉河南耿南仲敬書

叔通觀於城東惠寂寺之山堂靖康丙午三月十日

長史書法昔聞其名今見其字起敬起慕宣和四年

十月中浣日梅山拙逸題

叔盎因謁安國獲觀長史真蹟建中靖國元年十月

壬子

寫字力出於不用力耳事有分定才不可强

漢舉嘗觀紹聖乙亥六月初一日題

至正辛丑十月十日伊吾榮魯與河東唐堊雲間邵

渙同觀於篔谷

齊郡張紳拜觀於陳氏春草堂

喬簣成倪瓚高啟張適四跋俱見前

唐顏魯公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巳降可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可慰也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蹟著在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内府至元丙戌以陸簡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

寶也二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拜題於寶墨齋
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顔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
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贈誥昭甫誥并
此八帖觀於此書可謂鉤如屈金點如墜石東坡有
云書至於顔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次乙
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瀛洲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凛凛忠義之氣如對生
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平生獲見真蹟二小字麻

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汚所以顔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代況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伊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托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擒之快亦知夫唐爵未息與史侯處厚尚義士也曠日月而得之非尚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尚哉錢唐白珽謹題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少師顔真卿字清臣書劉中使帖真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遊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顔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李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唯公可以當之至大已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偽也如顔書且勿論碑本令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黄紙字亦錢許大昭甫誥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誥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聞捷慨然効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牕淨几展

玩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　中常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鮮于樞跋一則見前

唐懷素自序帖　原文已載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五日前進士蘇耆題

四年嘉平月十有八日直集賢院李建中看畢題

昇元四年二月日文房副使銀青光禄大夫兼御史
中丞臣邵周重裝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事兼文房
官檢校工部尚書王闕題懐素自叙卷後
狂僧草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厯年堪與儒門為至
寶武功家世久相傳
太子太師杜衍記時至和甲午中夏在南都
草書有妙理惟懐素為得之元豐八年十二月廿五
日蔣之奇書

崇寧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觀邵篪

辨老方艱難時流離轉徙江湖間猶能致意於此可見志尚又獲觀伯考少師品題併以嘉歎紹興二年仲春廿日陽羨蔣璨

藏真自叙所閱多矣未有如自序之精妙筆法走龍蛇卷具於此壬子閏夏五日保之行父景晉同觀

令時夏日與劉延仲吕辨老過都統太尉王公觀法書名畫如行山陰道上暎照人目殆不可言遂知兵

火之餘珍奇大都莫此若也因見辨老素師自序一洗累年胸中塵土是真幸會紹興二年五月十二日

趙令時德麟題

辨老藏懷素自叙後有先入題字葢紹聖三年謫居高安時為郃叶稽仲書也不知流傳幾家以至辨老

紹興癸丑三月九日遲觀於婺女馬軍橋潘氏之第

紹興癸丑三月廿七日洛陽富直柔觀

紹聖三年蘇轍跋紹興二年曾紆跋俱見前

内閣石刻

工部尚書臣王紹顔

此素師自叙前紙糜潰不可綴緝僕因書以補之極媿糠粃也慶歴八年九月十四日蘇舜欽親裝且補其前也

匏庵臨本

荆門守徐君泰以所得此帖見示賞玩累日既為題數語於後矣將持去欲摹一過恐涴其真輒以乾筆

彷彿大畧雖形神氣韻索然相逺時出覽之亦或有似人之喜也成化十四年四月望日吴寛在醫俗亭書

懐素自序帖余嘗見宋昌裔所臨一本然多自出已意吾疑其相逺及得原博先生所摹透迤曲折具得禿翁之意於是益知宋之不類也豈臨書家非才參力及有不可以易致與米元章書史載蘇沂所摹自序帖一如真蹟不知於吾原博者何如惜予不得而

並觀之也庚子歲正月庚子坐石室中展翫因書之

崑山陸釴

吳寛再題一則已見

唐懐素酒狂帖

酒狂昨日過楊少府家見逸少阮步兵帖甚發書興也揣顛素何可以到此但恨無好紙墨一臨之耳比見獻之倣月半帖内數字遂與右軍並馳非後人所能到一點一畫便有新奇一法此乃得鍾繇弟子宋翼三過波

藏鋒法酒狂見此遂大吐出胸中霓耳千文早晚納去侯楊生縛筆至可為也茲不具

狂　藏真太師丈足下

十年揮素學臨池始識王公學衛非草聖未須因酒發筆端應解化龍飛　凝式鑒定

庭堅觀

王誂倪瓚二跋俱見前

唐林藻深慰帖

辱問知所苦已減退深慰也承廿七日發時熱如此疾
未全瘳冒犯而行得否善自度之如料氣力未禁何如
改告別作逗留顧審已而動勿使道路重復轉更栖遑
藻那日送歐陽四至横灞歸來便屬馬脊破爛潰特甚
不堪乘騎數日來都不出入雖不得數至問疾常令問
中和知減損將謂程寬且將息不知發日頓近明後間
假得鞍乘當奉詣未際預懸離别之恨恨也拙序不足
奉揚盛美過言見謝無乃外與崔鄭歐陽詩付往章八

元陳羽各有一篇未能取得續付也諸公處申意兼當與達即冀展奉無復寒暄不宣藻拜手　廿三日

郭郎少公執事　先所仗寫文卷閒垂檢出續令往取謹問

李倜張仲壽黄中邵亨貞袁華張適李東陽七跋俱見前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行住坐臥處手摩脇與肚心腹通快時兩手腸下踞踞

之徹膀腰背拳摩腎部繞覺力倦來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厭頻晝夜無窮数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乾祐元年冬殘臘暮華陽焦上人尊師處傳楊凝式

右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八行臣米友仁鑒定真蹟恭跋　釋文米友仁書

商挺留夢炎二跋俱見前

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原文見昌黎集兹不録

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書

示諭寫黄素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

書從北海寄西豪開卷裁窺竦髮毛范墨韓文傳不朽首陽風節轉孤高　戊申後三十有七日許昌郡齋中題平陽文彦博寛夫

夷清韓頌古皆無更得高平小楷書舊相佳篇題卷後蘇家能事復何如　壬辰歲正月　才翁按察

富弼題

青州資政寄示小楷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因作書謝二公兼呈永興觀文相公　舜元上

法書遥逐使車還嘉句新從相府頒牢落二賢天地外孤竹之二賢　風流三絶古今間台文競耀高逾麗化筆交輝老更閒不用悲吟恐飛去豈無神物護重關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韓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為七言因而寄及謹用拙篇

記詠　殊上

首陽垂範遠吏部屬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
褒崇亘千祀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秘用昭賢彦心
遠蒙運使度支以資政范公所寄黄素小字韓文
公伯夷頌請許昌文公淮西富公題詩於後才翁
復綴雅什兼寄長安晏公公亦有作行以兹休退
人事幾廢不意雅故未移悉以副本為貺俾愚繼
之對此怔忪既感且媿輒爾牽强課成拙句奉呈

敢言亦驥之乘聊為續貂之比耳　衍上

希文健筆鈔韓文文為首陽山下人寧止一言旌義士欲教萬古勸忠臣頌聲益與英聲遠事跡還隨墨跡新當世宗工復題咏尤宜率土盡書紳

此書皆謗毀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故退之希文尤慇勤耳治平二年五月六日襄題

河東薛嗣昌元宗觀

丹陽邵元獲觀熙寧庚戌二月庚寅記時領滎陽舟次泗上

壬辰歲孟春月使車按部獲一覯焉執中題

范希文好談古賢人節義老而彌篤書此頌時年六十有三矣癸巳歲夏四月昌朝書

覽才翁家希文手筆伯夷頌輒書短篇於紙尾熙寧庚戌歲初伏日潁川韓絳子華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追懷餘思凛生風

許昌題後及今二紀乃熙寧甲辰之歲仲冬中澣之

日念往懷賢不覺恨恨伊川逸老再題

番陽劉定金陵陳祐甫同觀

季冬九日當世題

潁昌韓縝玉汝屢嘗觀之　元豐甲子歲仲秋社日

又從安國借看西府東廳書

元祐二年臘日靖恭楊傑京兆慎宗同觀

洛陽郭彭年建康陳昱同觀宣和壬寅夏六月二十

有六日

范文正高風表表文采云為天下後世之仰服蓋不獨其書也此卷皆元老真儒翰墨使人竦然欽賞政和四年正月六日濮陽李孝彦跋

皇祐三年侍行於青社時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今再見手澤不勝悲慕元祐三年六月七日嗣子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謹題

崇寧五年純粹得見先公先兄遺墨於潁昌伏讀久之涕落紙上七月八日謹題

政和丙申孟秋二十八日趙子琥王孝廸同觀於高平三瑞堂清江李開晉陵胡唐老同觀

林种賈公望獲觀戊寅冬十月廿九日記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紹興甲寅八月望建康秦檜謹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葢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

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睹范
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
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胆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
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
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蹭而愈
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畜積者嗚呼皇祐
盛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
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戡丁丑歲得

此本於燕蝎来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蔵不啻拱璧始其家甞以摹本刻於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邦瑞主宗祀顧我於雲上道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

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於後若昌朝執中
輩雖素有牴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
有感手澤言汦意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節二
君皆有典刑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
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
其永永無斁大德四年二月初吉陵陽牟𪩘書
豫章先生集有此帖跋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
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

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盖喜
多能雖大賢不免焉志仁伏讀諸名公所題大篇短
章於伯夷之清風昌黎之偉詞文正公之寶墨賢侯
歸帖之美聞孫承家之懿藻繪盡矣尚何辭之措敬
書山谷此跋以補鈌遺又山谷嘗跋公真蹟云范文
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
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
同法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想其鈎

揩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此跋首述才翁所云於寫伯夷頌亦相關涉因牽聯書以歸之竹趣先生晚學清江羅志仁拜手

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固不在書然筆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故蘇公號稱能書者亦從公求之以為珍玩焉書此頌時已六十有三距公薨財一年耳而楷法謹嚴一筆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夫書雖細事而最足以觀人公書如是中之所存可知矣同時

如文富韓歐諸公書之工拙雖或不同而其渾厚端莊則亡以異此四五公者坐廟堂邦其有弗乂俗其有弗淳者乎世稱王荆公書如斜風急雨其胸中躁擾可以想見一旦當國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天下騷然而風俗亦一變而趨於薄矣厥後温公復古而國再安章蔡崇新而世遂亂其正與邪皆莫逃於筆墨之間益信心畫之説不誣然究其大歸則熙寧以前之書多厚重而少輕浮熙寧以後之書多輕浮而

少厚重茲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余昔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蹟觀之而竊為之說如此故并識之俾來者有考焉大德庚子六月乙巳朔陵陽牟應龍敬書年伯成父

文正公為蘇舜元書伯夷頌名公題賛甚富二百年間不知凡幾傳至於賈秋壑宋亡北流於燕逸齋李侯時為部侍郎得之寶蔵文府大德戊戌侯自兩淮都轉運使來守是邦謁公祠下求公之後人以與之

侯盛德也衍奉檄來姑蘇理海舟之獄范氏之族長竹趣先生出示幸獲觀焉大德庚子秋七月小子李衍再拜謹識

夷齊之論至夫子而定或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二子求仁得仁名之彰與否不暇為身後計也退之之頌賢於司馬遷附青雲之見遠矣按文正公在青社皇祐三年十一月書此未幾以病請汝陰明年五月薨於徐其平生特立獨行之志夷險一節老且死不變

而見於心畫者如此與守桐廬日祠嚴子陵同意清風凛乎其相劘也時文潞公罷相知許昌杜祁公為貫昌朝所抑致仕去富鄭公淮西晏元獻京兆諸賢在外詞翰往返蕭灑高潔語出意表視夷齊異世同調所恨者公方向用而即世矣後三年文富並相使公而無死天章一疏盡行豈有熈寧之禍哉蔡忠惠治平三年五月之題謂此書皆謗毁艱難者讀之益以自信是年忠惠為三司使給事以讒出守杭故云

爾意謂公屢遭擯阻蓋夷齊其行而世或有非之者遂借此以自見然公知有直道而行而已豈自必於夷齊哉自必於夷齊亦未免有所利而為之矣天荒地老崑玉不燼宛其復歸與義田並傳君子之澤通乎盈虛之運幽明之故正不偶然也片紙三百年承平碩輔姓字皦皦如日月見之東社盤辟若檜若似道亦蝨其間使人指畫唾罵然則士不以夷齊自屬其不為文正公罪人者幾希雖然亦豈願其為夷齊

哉大德庚子日長至長樂郭隚拜手謹書

文正范公細書昌黎公伯夷頌石刻在建業玉麟堂墨跡流傳大德己亥復歸於范氏庚子歲九月過吳中獲覯拜手謹贊餘杭盛彪　百世之師惟孤竹氏六經之文惟子韓子不有斯文孰繪厥徽維高平公高山仰止素書銛鋒義獻是似匪翰匪墨為綱為紀去珠斯還良玉不燬有物護持復歸於是庶幾寶之有永千祀虎林

吳興趙孟頫子昂高郵龔璛子敬同觀

伯夷之行昌黎頌之文正書之真三絶也子孫其寶之哉真定董章

汲郡王簡漢東孟淳同觀大德乙巳夏五十日

文正范公手澤獲見於二百六十三年之後扶植綱常流傳是寶濟南王文羽保定孫杲同觀時皇慶二年歲在癸丑暮春大名王宗亢識

先正范公文武忠孝親親仁民之德充周穹壤是以

尺素寸楮觀者欽祗曹操王敦桓温未嘗書不佳也
至今見者唾之公所書伯夷頌流入秦檜賈似道家
籍賈遂沒入官宋亡出於燕趙間復歸吳范氏世所
共貴重者有在也熙寧以來見者必著姓名豈欲托
以不朽耶茍不知觀感興起之微求公之心希公之
德徒珍玩是誇亦秦賈耳不幾於狎大人乎凡我同
志相與勉焉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天台後學楊敬
悳書

古人尚友以其類也伯夷之心惟孔子為能知之千載而下惟文正范公有以似之文正之心惟朱文公為能知之千載而下其亦有似之者乎嗚呼希矣至順壬申夏五月宛平曹鑑拜手謹書

文正公以寳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盖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睎古人

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跡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東陽柳貫謹題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唐韓子伯夷頌真蹟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風熙寧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實玩也按公書此頌遺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氏宋亡流入北方李侯戡得之京師来守吳實魏公

之鄉因謁公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於范氏義莊子孫世守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於天理民彞則越萬世而不可泯者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大舉不能以動其心斯足與有為也太史公纂史傳思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竹君之子遂為數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子稱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旨而為之書蓋公屢以忠讜不

容於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不動心以有為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而至於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彝賴之而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曰　於昭民彝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中允固思皇九有克寧無斁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巽

翼其相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余與爾人獲異書如珪如璠懐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子孫永保勿失惇我風化尚祚皇國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

古之君子之於學也至於成已成物其於天下國家則曰功成治定所謂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蓋物格知至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非苟以為言而已世之君子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

若文正范公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豈特筆墨之妙其為萬世之慮也深矣後學京兆杜本敬觀

魏國文正范公在宋朝為名臣稱首當時論者或直以為聖人或方之以夔禼是豈泛然而為之言哉觀魏國出處始終大節一合乎道其豐功盛德煥乎簡冊若日星之不可掩山嶽之不可齊與天地相為悠久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與今觀魏國所書伯夷

頌筆法森嚴真可與黄庭樂毅等書相頡頏是則魏公非特於德行功業超然傑出其於書法亦造乎其極者也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尤見公切切於綱常世教未嘗一日而忘也披玩再三令人歛衽起敬至元三年後丁丑歳秋九月望後學泰不華謹書按泰不華應改台哈布哈因手跋故仍其舊

首陽高節退之頌之吏部文章文正書之時稱為三絶趙宋諸賢及有元之諸大夫題詠之不少置其八

世孫静翁裝潢而珍襲之求名筆以發其光華信可寳也余甞私竊論之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不待退之頌之而可顯惟得退之頌之則其節為益顯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不待文正書之而可傳惟得文正書之則其文為益傳故伯夷之節惟知適於義而已初不計後之人頌與否也退之之頌深以為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初不計後之人書與否也三者無心會而為一虹光渥彩昭如日星之垂天使世之

亂臣賊子未爲者而覩此書此頌則神駭心悸而不敢肆其惡已爲者而覩此書此頌則膽落魄喪而無所逃其罪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且文正以清才茂行爲時名臣先哲稱其事業滿邊陲忠義滿朝廷聲名滿天下則字畫乃其餘事然猶莊楷遒麗過人如此真趙宋第一流人物也余適以事過吳伏謁祠下靜翁持成卷示予故欣然書之以俟夫知音者得焉蒯邱韓璵再拜

伯夷頌首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足盡伯夷之心矣文正公親書此頌匪惟知之亦允蹈之觀其立身大節亦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其裔孫静翁先生恬愉樂道獨能保有斯文而珍蔵之觀此者千載清風俱凛然矣後學永嘉鄭僖再拜書

黄溍跋一則已見

宋范文正公書唐韓文公殷伯夷頌想其清風勁節德行文章真希世之三絶也元初平江太守李侯戡得之中原歸之范氏子孫可謂劍出豐城珠還合浦李侯其亦仁人之心與展玩之頃頓覺忠義之氣凜然在天地間令人毛髮悚立宋朝十日景仰之忱藹然見於言辭之表秦賈二公猶加欽敬而珍藏之度其心寧無所媿前者明兵至義莊祠宇俱為灰燼此卷同罹此患覬必不存大宗孫廷珍十世孫天倪復

購之於軍砦中嗚呼公之靈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
手澤不泯於世是知公之遺澤未艾也雖生二百載
後而獲觀覽猶青天白日景星鳳皇快平生之心目
河東後學王雖拜書
韓文稱頌伯夷賢黄素真書慶歷年月照明珠還合
浦春風長共義莊田　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篤
列圖再拜 按篤列圖應改圖烈圖因題識故仍其舊
伯夷古賢人昌黎追作頌文正小楷書尊仰世所共

李侯吾故人收藏萬金重適來尹平江范氏嫳陪從一日拜祠下歸諸子孫用三賢固自佳侯德亦堪頌再拜書五言心鄉辨清供大德已亥四月十五日曹南馬紹書於平江旅次舟中

長白山中名相出首陽山下若人賢古今如此能多少歲月相望越二千遺墨來從新畫戟故家復取舊青氊偉哉君子無窮澤留得餘芳奕世傳　嘉興張伯淳謹題

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武未盡善宜二之退之第一唐文人希文第一宋輔臣韓為夷頌范為寫三絕誰與十襲珍星奎運餘三百年皇祐慶歷諸鉅賢逮至渡江乾淳後珠題玉跋盈長編（名士題跋不一）范氏衮衮饒公侯（丞相忠宣公純仁以下）幽州括州至蘇州（范氏本幽州良鄉人遷括蒼今江浙提學居處州是文正始居姑蘇）行軍元昊驚破胆義莊睦族春復秋子子孫孫居吳中（族長主祭今七世孫邦瑞也）指李後人今黃龔（謂平江使君李公信之遜齋）錦

囊偶貯此三絶燕香夜寒吐長虹衮衣繡衣覲且誇衮衣謂右丞馬公性齋繡衣謂謂陳廉訪君祥完顔廉訪正卿故國喬木興咨嗟大尹不吝歸趙辟祠以少牢復其家提學翰林索我詩謂君澤自玉堂外補肯捐此寶真復奇授者良難受者易即此可刊遺愛碑　大德庚子春上丁之明日紫陽方回萬里

企清風兮薇山之陽寶芳帖兮薇露之香意人世不可以久留兮雷霆下而取將幸鄞侯之巾襲兮儼墨

跡之未亡把一麾而東來兮文正之鄉喬木蒼蒼兮蘭菲菲其彌芳嘉先正之有後兮偉德澤之長出此帖而歸之兮甚魏笏之輝煌時不可兮再得勉世世兮珍藏　天台柯謙山齋

名並日星真細事義參天地在彝倫寥寥千古空遺跡薇漪西山意自春　伯夷清節韓公頌范老銀鈎韓子傳屋壁遺書還孔氏誰人得似使君賢　金華胡長孺

范文正公黄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葢在青社時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舜元蘇公者也後二百年大興李侯戡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即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求書為賦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傳流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氷寒斗峻餘文詞吹噓自起北海隱膾

夂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英靈在處處江湖虹散彩
書離孔氏忽自歸金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
奇奴書淌眼非吾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
間兒女癡　剡源戴表元再拜
小楷青州三絶碑復還范氏事尤奇不知百世聞風
者更有何人似伯夷　古今一理是綱常范筆韓文
妙發揚公餓首陽元不死春風歲歲蕨薇香　錢唐
仇遠再拜

退之嘗作伯夷頌綱常更為文章重小范老子翰墨
香喚醒首陽千載夢爾來宇宙三百年刼灰不壞寧
非天姑蘇李侯賢太守為將手澤歸雲在因憶右軍
修禊帖智永藏之固其所今比蕭翼誰賢愚豪奪何
如能樂與君子於物不留意好德終然勝好古劍許
徐君自有心書還孔氏非無故粟可不食國可辭較
之一紙真毫厘聞風廉立遽如許信哉聖人百世師
西山之薇何獨美向微二子一草耳東海魯連死猶

生中書馮道生猶死承平文獻傳至今品題後先如
盍簪就中何人合媿死九錫不是夷齊心　楚北村
民湯炳龍題
逸齋總管相公以所藏文正公書伯夷頌歸於范
氏懷賢尚德之心士大夫皆樂道之為詩若文盈
軸甚盛事也不揣蕪陋僭賦小詩高沙龔𤅊拜手
一時端合極斯民萬世寧無啟不臣此意聖賢非二
致誰令今古共彝倫墨胎事遠頌聲在青社人鈔楷

法新尺素郡侯還范氏先憂天下亦同仁　大德庚子二月廿一日書於義宅之西序<sub>子敬父</sub>

海濵二老本同歸末路殊途孰是非扣馬匆匆扶義士憐渠未識首陽薇　韓辭范筆照千齡扶植綱常似六經日月爭光宜下拜莫將此眼對蘭亭　眉山史孝祥

先哲吾師表斯文古昺銘義形扣馬諌書勝換鵞經

故事徵皇祐鄉祠謁仲丁登堂覩遺墨山雨颯英靈

心田垂世遠手澤歷年殊誰購山陰序真還合浦珠
身惟名不朽書與道同符諸老珍題在猶堪立懦夫
蜀後學鄧文原頓首
伏承主奉范君出示先世書誥及文正公手書伯
夷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
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惓惓景慕之意云爾　蜀
郡虞集頓首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並識何春

應秦買爭藏寔皒汚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敢以微塵贊喬岳願推餘論砭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禄遺像能令百世欽竊誦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虞集

敬題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　長沙湯彌昌頓首再拜

頌文遥附青雲傳楷法獨推黄素書百世清風元不

滅兩公高志更誰如珠遺舊入權臣橐辟迄今逢刺史車一卷寶藏同魏笏虹光清夜燭寒虛

翰墨嘗托文章傳文章益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千古翰墨文章空嬋娟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吏部雄文破鬼胆為渠喚醒西山夢范公相望餘千齡人物自與臯夔并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清

韓頌高平書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襲藏猶畏仰面

無生色泚流纇珠還邅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

佳辭善書常有餘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　致和元

年中秋日金華後學胡助再拜謹書

文正千年士精忠凛不亡勳名山岳重翰墨日星光

高木參天古幽蘭疊砌芳我來拜祠下端欲濁滄浪

高昌偰玉立再拜

孤竹身為百世師范公手染退之辭不知青社揮毫

日得似天章論道時　鐵畫銀鉤黄素帖珠還邅辟返

歲寒堂須知此事關風教子子孫孫盍寶藏　吳後學千文傳再拜

青青首陽薇皎皎孤竹子求仁亦何怨清風千萬祀昌黎述玄聖雄文劇頌美偉哉青社書感激有深旨列宿麗寒旻羣鴻戲秋水李侯信卓犖不惜百金市分符守吳會開緘授雲耳故物傳衛公遺辟歸孔氏一玩三歎息當思繼前軌　元統乙亥二月壬寅新安汪澤民再拜

附王弇州三跋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纖妍有好致第不作天章延慶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得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毅論未敢附和然伯夷聖清與昌黎高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内文富晏杜諸名相聲實相伯仲仁粹二君寔文正喆嗣而君謨才翁輩皆擅臨池尤可寶愛別一卷皆元人跋盖元有平江

路李總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手人謂元人書勝宋人定不虛也不佞獲一寓目不勝惕然有高山仰止之感至秦繆醜欲與韓范論心為之失笑

范文正與尹舍人書二帖本文及卷內諸跋俱見下卷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盖家人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愽識尤文簡袤楊文節萬里明吴文定寛

之學術元柳待制貫黄文獻溍之詞行汪文節澤民太不華忠介之死義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君風猷節槩固有相感異代者不勝子長執鞭之歎敬書於後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道勁中有真韻真可作散僧入聖之妙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黄魯直為最魯直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豈見正人書後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法時有元人濫觴不

可曉也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四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五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譜九十五

唐宋名賢法書墨蹟　朱存理鐵網珊瑚

范文正公道服賛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賛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

青紫寵為辱主豈無狐狢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文同柳貫二跋已見

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為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富川吳立禮題

竊觀范文正道服賛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徳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諒哉熈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𡿺正仲題

文正公為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賛言皆至理書特清勁故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寵為辱主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與然是賛不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而或失於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文正道服賛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德符六經至

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范文正公翰長帖

仲淹再拜　翰長學士伏惟　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　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仲淹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户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師即有邱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神魂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

以北事謁見　賢者今聞彦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
憂耒拜奉問惟乞自重不宣仲淹拜上　翰長學士座
前仲秋日

柳貫胡助二跋已見

慶歷間契丹乘中國有西警議入寇遂命富鄭公使
遼卒定和議時文正公以西事知慶州此書與翰長
所謂聞彦國之好亦甚減憂者即其時也書中又言
有邱園之請以全苦節然其後與韓公並安撫鄜延

又除副樞密拜參知政事以讒娟出使河東知邠州復知鄧而杭而青而潁邱園之請竟不獲遂其志而薨獨所謂全苦節者貫始終歴夷險而不渝也嗚呼大忠擧夔元功方名炳然大節照映今古又何其盛哉至元四年後戊寅十有一月望日後學永嘉鄭僖敬題

范文正公許下帖

仲淹啟昨日至許下行次領　真誨承　動止無恙兼

示及　省牓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牓也漸遠　風音黯黯為戀惟　多愛不宣仲淹上　欽聖殿丞左右　三月十一日　今日相國莚會不暇子細保愛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尺楮逾二百載魏國手筆如意語不繁而意足可以想見其人湯彌昌敬題

右文正開子弟過省答友人書若固有之視利達為

何如哉與常人外飾遜避之辭中懷僥倖之意不可同日語覽者嘿識於詞意之表亦足以感發矣天台楊敬悳拜觀謹識時至順壬申人日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牓兒子與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歷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必有據哉東陽後學柳貫書

李祁跋一則已見

范文正公與師魯二帖

仲淹啟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　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日給外月月有横費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虵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

多愛不宣仲淹上　師魯舍人左右　七月十四日

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綦侶也先託仲意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曾奉削遞中亦領來教承　動止

休勝仲淹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

均書來嵩送上近得揚州書甚悶師魯亦已報他貧且

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唯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

矣加愛不宣　仲淹上　師魯舍人左右　四月廿七

日

尤袤洪邁及柳貫三跋俱見前

師魯自均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

予者如此四明樓鑰書紹熙三年十月晦

佳客千山得得來主人雙眼爲渠開逢人莫説當時

事且泊南亭把一杯　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

范於南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

淳熙戊申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靜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

情古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他帖尤當珍愛　學士大夫所願見而不可得者況尤樓洪楊四公之題識亦豈復可得哉賢子孫永宜寶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陽胡助謹書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及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此蓋是時風俗醇篤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

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至正七年春正月

甲子後學黄溍敬觀

范公與尹舍人往還書一卷當有與衆云云帖而逸之觀洪楊二公跋語可知也後人不見此帖乃改跋中三字作二字耳覽者當能辨之元統乙亥三月壬

寅新安後學汪澤民謹書

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於時直范公者相屬於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

才之盛矣　師魯既貶監郢州酒稅觀魏公二書中語畧不及當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已被黜而加存問蓋范公所論為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書末云惟君子為能樂道前賢之用心於此可見矣二帖筆力遒勁有晉人筆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世寶之至元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泰不華書按泰不華應改台哈布哈因題識故仍其舊

景祐四年文正公既以言吕夷簡出知饒州尹公師

魯亦貶監郢州酒稅慶歷四年尹為涇原經畧以爭

城永洛事為董士廉所訟再貶均州監稅時文正公

在政府也踰年公出知邠州又改鄧州此二帖蓋在

鄧與尹者夫以尹公之賢文正公於其存也通以書

而盡其慰問之誠歐陽公又於其殁也為之銘以致

其痛惜之意好賢樂善固如此哉至元四年後戊寅

十有一月望後學鄭僖書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拒

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文正尺牘中寛嘗閲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於尹氏顧歸於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吳寛謹書

歐陽文忠公詩帖

五言二十六韻奉酬　子美離京後見寄之作　廬陵歐陽脩上

衆美　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　子美文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懸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絶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為之醇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攙搶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入上誰敢出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列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今參國議高論

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鸑鷟徒能助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趙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伯起侍戊申歲中元日

右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五言二十六韻詩墨蹟洪武間余在北京時於一戍卒家見遂索取之自念平

生行湖海上有年前代名賢墨蹟多見獨文忠書不
曽見焉今見此詩墨蹟如獲夜光明月曷勝欣喜裝
潢成卷秘於篋笥中已十五年矣嘗觀東坡居士文
集有跋文忠公書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
潤字神采秀拔膏潤無窮使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眉
豐頰進趨煜如也今觀此墨蹟方知東坡之言不虛
矣此卷付與孫詒謹蔵永為家寶永樂十年秋七月
廿二逃虛老人書於京都崇禮坊之官廨

胡儼跋一則已見

歐陽文忠有宋名儒文章翰墨絶妙當世此詩乃公親筆以酬子美蘇公者遺落人間迨今餘三百年而為太子少師恭靖姚公所得詩固傑作無容言而其書遒勁温潤尤可愛重恭靖公謂得之如獲夜光明月不勝欣喜豈虛語哉付孫詒永為家寶宜矣永樂庚子蒲節後四日資政大夫户部尚書長沙夏原吉書

右歐陽文忠公荅蘇子美詩真蹟太子少師姚公所

藏寶之如拱璧自識其後云付孫詒余嘗以集本校之不同者五字子美文集作辭懸集作絃鶩集作騖能助集作思和文與辭於義皆通懸及能助當從真蹟而騖則當從集本余素與少師往還每造之必肅容坐壽椿堂焚香煮茗出清玩論文事繼以觴酌談笑為樂時詒數歲拱手侍側温然恭謹能琅琅誦讀也余戲曰公所恃以老者在此矣公亦謂客曰然公殁詒從其父宗善來北京又三年余至北京詒亦長

成鄉學余見輒思公又念公之不及見其長也詒亦重大父之交遊而勤勤過余忽不見數月間遇宗善而詒則病死兩月矣余為之驚愕悼惜而怊悵者累日詒裁十有四歲其資端厚明秀宜不遽止此先儒論稟氣清者不長豈以是與宗善攜此卷求余題每語及詒涕下潸然悲不勝因并及詒之所可惜者附少師公之後永樂甲辰夏五月朔廬陵楊士奇題

余忝鄉里好嘗侍榮國茗飲之側公自負能書雖當

世詹孟舉輩皆不入意獨好文忠公墨蹟豈專在於尖筆乾墨而已其文章政事固足使人景慕之者東坡所謂清眉豐頰進趨煜如若將見於字畫之間此言可與知者道然則世之工於書者可不師法文忠公之為人耶宣德元年燈節之暇行在翰林修譔張洪書

石曼卿古松詩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色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

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盡緣離石上緑蘿高附入雲端

報言帝室掄才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樓鑰跋一則已見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傳入郡圃中師

夏請於使君得復舊貫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

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為卓絶因摹刊之以為籌筆驛

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巍然從事之廬破

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而二刻屹立於中未可以

為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為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畜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巳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為文必峭拔清美閑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踈影横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云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謂寫情非難狀物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他物不足以當之斯為美耳

曼卿平生之氣卓犖多慕古人竒節偉行其見於詞章之末又肯為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失節推趙公得真蹟於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為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亦在筵藏故物之列家既拆異又幸心可得而實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歲在玄銭敦牂五月望北山

老樵黄掺書

林和靖二帖

逋奉白秋深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曽得信未院中諸事如常否今送到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上　瑫兄座主　廿二日　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

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曽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愧感愧牓名必以見了彼珍重者果爲兩手所揩矣呵

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　四月十七日　所託買物錢二束省是前人留下尚恐未足餘伺面致多感多感

此和靖真蹟聶衛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遒勁無一點塵俗氣與暗香踈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胸中真有得梅之清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薮之以為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聖書於南牕子順

我愛翁書得瘦硬雲腴濯盡西湖淥西臺少肉是真

評數行清瑩合氷玉宛然風節溢其間此字此翁俱絶俗開緘見字即見翁五百年來如轉燭可憐人物兩相求落我掌中珠有足水邉孤墳我曽拜土冷烟荒骨難肉當時州吏歲勞問於今祀典誰登録翁固不能知我悲聊對湖山歌楚曲我歌湖山亦不知惟有春鳩叫深竹歸來把酒弔雙緘猶勝無錢對黄菊

沈周用坡翁韻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倒卧湖波渌百年何物傷汝

廉山下梅花總寒玉満城瓦屋鱗鱗然未信誰人能脫俗紫陌嬉春拾翠鈿歌鐘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閑應門走傍湖陰濯雙足高平范公遣使來寄以新篇勝餽肉風節文章厚且醇兩句平生成實録才多墨妙更入神惟許唐翁和高曲果然遺墨似其人如倚清風捫瘦竹惜哉甫里陸天隨不趂斯文書杞菊

吴寛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渌湖光照眼花絶

塵此老當年面如玉誰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

不俗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

得相法骨瘦精神清亦足有如辛苦學仙人火冷空

山斷葷肉遺編舊事已陳跡五百年來登鬼録水流

花謝兩無情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人亦清士居

不種梅翻種竹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蓮與陶菊

李東陽

我昔孤山訪遺躅春暖西湖泛晴淥山頭草樹不荒

涼知是先生此埋玉念初茅廬結構完長吏頻顧驚
流俗就中薛李最忘形湖上夜歸曽秉燭先生自樂
味道腴此懐何嘗忘不足惟耽吟咏苦嗄咿後擾心
兵削肌肉詩成又復恐驚世輙毁不使相謄録誰知
造物難盡藏千古騷壇傳妙曲亦有遺墨落人間留
在剡藤并楚竹見其瘦硬想其人似對靈均餐落菊

陳傾

乾坤悠悠書兩幅墨光深照西湖淥人間翻覆似浮

雲此紙全完如壁玉少陵瘦硬真入評右軍姿媚宜云俗想當援筆對梅花誰用官奴把寒燭自然心畫得天妙一字百金酬不足乃知形貌列仙臞石帶烟霞山少肉嵒嵒氣節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後録東坡去後古祠荒月下不聞迎送曲遺跡君家豈偶然天遣清風激脩竹憑君開卷望孤山三盌薔薇咀秋菊

張淵

宋陳亞之詩帖

離郭居馬上迴寄鄉知

迴望離亭寄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惜別鄉人駐足觀霞襯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色蕩輕寒遙期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黃鵠

呼樹止陵陽逢辰下建章竒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貽祀祠壇畔賡歌太液傍鳳教鴻作侶天與菊為裳神雀非靈異流鶯媿彩章集汙寧我類一舉戛雲翔

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箇范增多

寄寶臣寺丞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廬開四尺同寒士榇列三園陋昔賢先域定生連理樹門人多廢蓼莪篇我心罔極君應念露白霜清泣昊天

藍溪閒居

白鹿原東虎候西結廬岑寂映藍溪霜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犁耽枕溜聲疑水宿拂簷山色類巖栖閉門養拙無人問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凌虛閣寄解唐卿 藍田

璚滴琳花一夜凝凌虛雕檻曉來憑眼觀銀色三千界身到瑤臺十二層玉灑砌塵供庾斛粉融簷水妬房陵化人宮好分明在恨不同君把袂登

雉堞

朱冠衮背一何鮮聲厲情驕目悍然若道物情皆錫類
雉媒爭似鷦媒賢

還劉處士令先公鄩功名録劉公事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十萬雄師四七勳將畧妙欺班定遠
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𩴾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跡尚分
今日開披有遺恨可憐不遇聖神君

讀劉蕡策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鼂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

不畏人言合愧心

謝人惠三峯朱柹

烏椑珍果益丹明新折紅林蔕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味甘秋剖楚江蓱圓堆玉椀櫻難並剩薦金樽酒易醒應念茂卿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扄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著池臺淚滿襟何況今朝陵谷變池臺無跡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 時在藍田閒崔在酒舍

奪鶴韜霞勢漸濃卷簾庭館好支筇乘槎路澗寒凝凍種玉畦平曉被封天上瑤宮當月圓海中銀闕聳鰲峰思君不得同吟賞知在旗亭第幾重

南齊

曲江歡晏侍華裾舞拍歌琴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實解陳封禪一篇書　注云南齊太祖曲江晏羣臣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

舜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湖上逢漁者

兩簑烟笠洞庭秋獨璽綸輕一葉舟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

秋日端居

暑退蚊雷静門關雀刺稀露莎蛩自急星樹鵲何依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時情似秋雁一一背寒飛

讀子虛賦

聽辭深恨不同時及到同時位太卑爭似唐皇將頗牧

禁中言下用無疑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卿士

大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於先子遺書中得公啟

問詩章讀之往往意在棲退若送行閒中詩公時為

審刑官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播閒之歎是知

君子自重而不苟合者虞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脅

禽暴焉則非道者惡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施張莫不仁事功可勝紀哉公忠言美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常恨不得盡之熈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藁一卷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澹泊愈深若借宅云四壁舊貧寧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已詩云他年遠公社若箇是遺民藍溪閒適云露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犁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

慕緩歌濯足不迴頭聞之者孰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藁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為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閽中送行不預焉逸者可知己十一月三日曲阜顏復書

穆覽詩緬想風跡而欽臨鐵君趨尚遠矣

書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含人胸次右丞心為時黼藻衣冠

藪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劍風流隨處一歌琴燕貽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　元豐二年三月廿三日陳畨張薇

元豐四年七月於吳興始識公孫師仲師道遂得公之遺稿以覲長樂林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龎公同為郡牧判官故省副陳公與龎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於榻下元豐二年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

稿相示追記五十年矣嗚呼人生如寄其才智之美所以能不朽於後者賴遺文耳苟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於世可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顯馱其先烈是敢嗣書於羣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陳公固所嘗聞然不及見也今公之孫以公詩為示讀之亦足以想見其風采矣元豐四年七月一日高郵孫覺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不復見得見其理言遺事皆當敬録寶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出公之詩廿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陽蘇軾書

轍頃在南都傳道陳君以鹽鐵公詩草相示轍甚愛公詩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墜世德後六年自歙州

還京師見君於鄜陽復出此詩為示不可以再見而不之志也丙寅正月七日趙郡蘇轍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積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於河内其後五十年見公孫於淮南於是獲見其詩稿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而有如平日公以父黨教之讀書可也如與之言詩則未可也已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

徐積書

世雄竊伏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以顯融其後皆見於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與成書矣世雄不復形容其略獨念元豐壬戌間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又三年一避逅無巳於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以相過撫卷悲懌益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之間者金石所不能礙也南蘭陵錢世雄書

如彼泉流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不減唐朝杜審言嘉定丙子冬孟二十四日眉陽任希夷敬題

按陳公名洎彭城人國朝正史實録俱無傳然常以歲月考求公嘗歷知懷州審刑院寶元間自屯田外郎為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歷五年轉吏部外郎加直史館改使監梓路六年入為度支副使尋轉鹽鐵后山集云皇祐元年以副使行

河還卒令史亦失書信矣史之多散逸闕遺司馬遷所謂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非此之謂與倘非因詩卷長留天地間曲阜長道顔公候官鄭公宏中而下諸大賢表而出之則公之景行懿文世之知者益鮮矣雖然公之行事不得書於史册得見褒述於諸大賢輯成巨軸於百年之後又獲歸諸博雅君子之葳使當世士大夫玩繹歎詠之不足則其榮何必在彼一時之遇乎嘉定癸酉中秋十七日眉山李𡌴

題

蘇東坡楚頌帖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朱冠卿周必大龍君錫莊夏趙孟頫滕祉仇遠白

珽柯九思張弼吳寛等十一跋俱見前

蘇東坡惠州帖

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三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予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顔魯公絶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

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東坡居士題

原闕名跋一則暨年瓛徐天翼劉九萬王方叔四跋俱見前

蘇東坡琴操帖

瑯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乃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音㫖華暢知琴者以為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作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其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殁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辭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

居士爲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惟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

琴而以學者為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顧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廿四日蘇軾書

項安世吳寬陸釴三跋俱見前

蘇東坡草書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來字詩闕

余謫居黃州州通判承議郎孟震字仰之頗與余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書遺予云朝中士大夫謂之孟君子予徐察之真不忝此名也震鄆人及進士第無他才

能然方京東狂人孔直温以誅反下獄事連石介守道之子一旦捕去且四出捕人不已震與守道雖故素不識韓魏公以書抵公具言直温狂人無能為而守道以直道死其故家流風決非與狂人通謀者魏公感歎即為上疏如震言以故直温獄不深究人皆慶其所全活甚衆震廳宇中有一泉甚清大旱不竭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為之記　元豐六年十一月七日記

徐達左倪瓚盧熊楊勉陳敬宗五跋俱見前

癸丑八月八日固始王旽觀於徐良夫氏之耕漁軒是日雨氣作凉庭無來跡展玩再四因得窺見筆意

成化戊戌歲五月廿六日長洲吳寛與吳江史鑑游銅阬山觀於下崦舟中

黄山谷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亐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揺直破魔王軍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游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
悔我從昔來因癡有受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
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淫慾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
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慾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
無量刼一切衆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
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酒顛
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呑熱鐵丸

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夫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守一居世英三懐渭三跋俱見前

元虞邵菴書誅蚊賦

平江水鄉蚊蚋坌集予方窮居日以為苦困衰腹笥

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為可誅也作

誅蚊賦其詞曰

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蔵之紀時火流金而方熾露潄玉而易晞瞻羲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頓轡歸隊汜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匿暉旋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虢蚊蚋為黍民出於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嘴喻麥芒之纖狹翅過春氷之薄

其賦形而至眇其爲害而甚博非泰山之能負（荀子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蚊）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蘇若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綠陰以怡情遐見俊而稍稍復輕颸以營營（白鳥營營見下註）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伺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嬲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何由而娛嘉賔（宋子京有蚊嬲人之句）以是而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

不顧害而貪利葬仙鼠之腹而莫追莫悔揆秋虫之网而自捐自棄古今注以蝙蝠為仙鼠羅隱賦謂蜘蛛為秋虫銜鬱攸而致燔望銀釭而還墜以此而速禍於已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强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饕餮競鼓舞而嗖噬宜先掊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曰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絶義故有蓀壁琰梘椒房璇題疏寮豁其文綺繡莞煥其陸離闤紱綃以雲幛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遠遁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

而不嗜不揜南史孔貴嬪傳畏長遜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孫長遜本傳

其或柴扉槿居蓬室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釁堂之卷舒或漂流於覊旅或促迫於郊墟乃引利喙以競進共湌貪心而自肰致晉室孝子獨嘗以身晉書展勃云云而高郵貞女莫全其軀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

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屛息以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扂其有餘其閒别種稟性尤酷實尖其嘴實斑其腹實細其身實豐其毒感變化於天工載惆悵於羽

族仙禽遠害必翔於九皐神鳥覽輝乃集於王谷傳信之雁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頹然而難逐可憐爾之輕而翾不恥人之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於典籍竇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茲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錄）或別派於腐壞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驟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蚊蚋適以翾翾）遽逞威於河內而人馬籍籍（古今注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淌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

類非於華胄實盡銜于毒螫宜見憎於世俗夫豈間於今昔惟小白之昏昏卧栢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飢褰翠幬而聽入見金樓子曾醜類之莫去宜豎刁之僭偪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摶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固又將驅空中之蚊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聞蚊蝱之聲則挫其精僇江東之鶊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鶊為蚊母此鳥吐蚊因以名舉所謂蚋者而族烹於秦鑊秦謂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於楚廷楚謂蚊永滅虫尤之裔庶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

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於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

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刊蜀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革而内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有之遞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

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參政至渊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藁於徯頤軒道士處盖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以舊故訪集臨川山中因問誅蚊藁之所在出而示之則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絕如綫感慨今昔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録送上人貴得存遺珠於既失尚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廿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其宰執唯虞雍公為最賢觀其誅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鋤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清被眷寵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閑上人再見伯生其為諗之和林魯威叔重父謹題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缺〉諜四海失昇平

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禄翰墨負時名

丹卭柯九思賦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史書滄海遺珠留得

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王敬芳

父作更生佛兒爲命世英西州覩戚鳳南國剪長鯨

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録妙墨世從衡

遂昌鄭元祐

覯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覯卲菴詳書

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於一門嗚呼

盛哉閑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

永久庶不為他時夜壑舟也至正十有五年乙未三

月後學蘇大年頓首再拜謹書

又楊椿跋一則見前

鮮于伯機游高亭山廣嚴院記

元貞元年四月廿日送客臨平鎮晨起買舟堰下出東

新橋自高亭山以北岸多野酴醾香氣酷烈薫人欲醉

晚宿華嚴院僧普聞好竒喜客置酒西有樓下夜分乃罷明日遍歷殿廡得唐玄覧法師碑於東廡之下乃開元廿三年集賢學士徐安貞所撰諌議大夫褚庭誨書云師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錢唐因家焉師生而慧解從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華嚴寺乃師俗縁之地因成此院後改今名碑經焚爕全不可讀寺有録本遂得其詳僧又指護伽藍神曰此玄覧法師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過期未出普聞煮筍薦酒復飲故處大出書

畫誇客中有淨師草書四大幀圓熟有師法殊可喜問之乃寺僧也紹興初嘗被旨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今錢唐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又東坡趙令鑠唱和真蹟一卷坡詩集中有之令鑠有詩聲集不行世因全録之序云子瞻和予致齋詩有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惟欲醉為鄉之句因送薄酒兼成菲章奠發笑也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忘陶陶朝復莫公欲醉為鄉甕間尋吏部惜取

青銅錢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
鼻端此情知有素東坡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
篇次韻戲答神仙無玉髓生死悲轉寓坐持玉膏流千
載真旦暮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
困市酤開瓶自洗盞看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
尺素伯堅又詩云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鑠復用前詩
之韻一首以勉之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寓螭陛鳳凰
池翺翔未云莫氷色照人清黄色盈中部譬如千日醸

一宿陋清酤載筆無多時公真濟時具歎息賀德基猶知我尸素自此次韻題其後者一人劉握以詩跋者四人湯思退孫仲和葛立芳陳之茂以子孫題者四人蘇籍蘇嶠趙伯醇劉岑觀覽署名者十人陳相汪應辰鄭作肅范彦輝芮燁徐度淩景夏尹熺劉敔姚述堯最後王明清題云英宗潛龍日居穆親宅與宗𩇕溜恭憲王游從最後慶歴八年歲在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其後英宗入繼大統所誕即神宗既即天位以是日

為同天節恭憲所育迺太僕伯堅也為本朝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最先子孫蕃衍世科相望聲華焜燿以至於今五行之説其可不信哉僧云伯堅子孫今居臨平貧不能自振此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無可錄者是晚始與行者别明日將還普聞曰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曰淨慧山水最佳寺有東坡題名真跡不可不一到于是自下山乘馬沿田塍轉村塢詰曲行香篆中如是者數里過黃鶴山地始平路漸廣峰巒秀拔林麓深

邃夾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時小雨驟止雲日鮮潤四顧

閴然惟聞一鳥啼長松間同行者人人自失謂真在武

陵桃花源也少東遙見飛閣出木末導者云已到山門

矣乃揖蒼髯叟酌甘露泉而後入時已破午羣僧皆醉

住持覺老入城遂徑造方丈得東坡真跡於法堂東壁

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南都率景達原叔子中

子瞻會别於此熈寧七年八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許又

有贈榮公五絶句石刻詩見集中循東廡下入庫堂觀

渥洼池池泉玉色出東北山之麓有石坡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内埋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廡入蔵殿觀元豐間所書經蔵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將出得兩石於山門之左乃楊無為司馬才仲秦少游之詩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還自海上入佛日山淨慧道場瞻禮懐禪師時長安弼公即阿育王大覺禪師之嗣也送余出山酌甘泉而别因留詩曰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須知源派逺直自四明來才仲云

日冷苔生暈風高竹度凉道人何處去春色半滄浪少
游云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
房楊則手書才仲少游則范石湖追寫初約元仁同行
及期元仁以事不果故僭述所見以告拙詩數首附後
仍乞呈似岩翁山村井西存博善之仲實無逸諸同志
寵和

卷内有留題廣嚴寺七言律詩一首高亭道中一絶

淨慧寺四絶又戲題廣嚴寺僧房壁一絶已見

鄧文原龔璛二跋已見

趙松雪諸帖

跋李仲淵所為劉簡州墓銘後

僕在西州日為劉簡州作埋文今其子賫軸來欲干先生一言以發幽堂之光幸賜数語為荷為荷鄙文不足道也伏乞點竄李源道再拜　學士松雪先生

余讀仲淵之文知劉簡州之為人有用世之才因劉簡州之行事見仲淵叙事有稽古之學盖古之為文者實

而不譎簡而不奥理而不詡若仲淵之文真古文也哉若劉簡州者真可於古人中求之也哉趙孟頫

南谷先生帖

南谷先生杜尊師余自兒時識之居昇元觀未十年昇元益文子舊隱其地常有光怪亦仙靈所栖勝處也師屬余作老子及十子像併采諸家之言為列傳十一傳見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將藏諸名山以貽後人余謂玆事不可以辭乃神交千古彷彿此卷用成斯美師名道

堅南谷其自號云至元二十三年元日吳興趙孟頫

胡汲仲帖

胡汲仲天資高爽發言便自超詣此賦為南谷所作文與事稱其自邇至遠則似晉問其琢詞造語則似鵩賦其高舉寥廓則似遠游過此以往吾不知所擬矣尊師既仙去重為季安師聖書一通刻石山中吳興趙孟頫

書編唐詩帖

詩止唐人公論一定以不易集存丁部私藏幾何而能

傳欲免徧觀盡閱之勞可無精選重編之舉因奮吾志遂成此書自武德以迄乾符歷三百載始古風而終絶句餘二千篇繕寫實難流布未廣將俾衆工以刋木必藉諸賢之揮金借力猗陶相與作新於文印齊名李杜共看興起於騷壇

鄭君子封出所編唐詩六十卷選擇之精甚便後之學者惜其無力板行因為書此子昂

作畫帖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意纖細賦色穠艶便以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横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可為不知者說也子昂跋

舜舉帖

舜舉作著色花妙處政在生意浮動耳迺來日夕沉埋醉鄉吾恐乆乃不復可得覺非其深蔵之同郡趙孟頫

伯機帖

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必明持鵝羣帖見示使人歎賞不能去手而又甚慶其有子也至大三年八月廿三日將赴杭州車轎寓舍題子昂

臨洛神賦帖

余臨王獻之洛神賦凡數百本間有得意處亦自寶之顧善夫余之愛友其家所藏者皆得意筆也揚州何進士每以高價求余書可謂好事者遂書此賦一通贈之

至治二年秋孟子昂記

吾子行文塚銘　金華胡長孺譔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大父為太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唐子行工隷書通聲音律呂之學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慕李長吉樂府效其體為之氣韻輒與相似性曠放有高不仕之節自比張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巳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從樓上遥與語吾出有間矣顧弾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十數人未成童坐之樓下與容對談笑喧樓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好譏刺輕侮詩人文學士獨盛稱杭仇仁近婺胡牧仲汲仲至謂百年止有其著作有尚書要畧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道書援神契卦氣中編等書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邱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女嘗妻人年飢棄歸母與後夫匿不言輒去之太末妾為子行産子數日死留五年當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處訟之逮母母來子

行所又逮後夫後夫復舍於子行因偽楮幣事覺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邏卒辱子行南行数百步録事張景亮識子行叱邏曰是不知情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臘月未盡二月甲午子行持詩一章暨玄緇縚笠以詣仁近别值晨出家留詩還緇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詩曰西泠西畔斷橋邉意將從靈均於斯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歳子月巳旬寅斯首亥為水鄉巳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禄實虚墓

非其葳屍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絶身棄此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與詩合西湖多寳院主僧可權從子行學詩聞其定死哭甚哀爲琬良石鐫碣院後與浮屠師遺塔相望曰皆吾師請長孺銘庶幾子行有後世名其銘曰生不瀆死不辱貞哉白

南宫生傳　　渤海高啟撰

南宫生吳人偉軀幹慱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喜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葳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

飲慱遨戲盡喪其資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游金陵入會稽金華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名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能柔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

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愲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刃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冐訶辟明旦戒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数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莫能折時藩府数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

以智免家已貧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輙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謂生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𢑴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娱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静退時賦詩見志泊然居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字仲

溫家南宫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與夫不自知及違道德者遠矣

錢逵書虞雍公辨烏賦

蹇我生之不辰兮遘遭家之多難痛堂上之䕶萎兮交摧戕於肺肝陟屺前而悵望兮曾白雲之漫漫蹈九死而一生兮存喘息於已殘勉行營于高燥兮卜壤夏之

所安朝既亡於蜚鶴兮莫敢晞於栖鸞俄潛闥之戢扃兮政除月之隆寒紛紛提之令烏兮翔童童之同山惟二三之柔桑兮僅短短而可攀誰知彼之雌雄兮忽駢棲於其間急營巢而莫去兮日夷猶而盤旋銜壤而益墳之楸兮載上下其修翰獨傍廬而感慨兮潛涕泗之泦瀾謂蒼蒼之蓋高兮亦莫探其端也豈期衆目相與駭矚風行而電馳道路之相譁也儀談而秦辨聚落之雄夸也金相而玉振衆芳之聲詩也嵩岱峩峩而萬疊

友朋之高義也差不謀而相埒兮觀古而驗今日為至孝之感兮覘瑞應之圖而有云或顯名於孝烏兮亦或謂之善禽摭北齊之蕭兮李唐之林列巢門之順兮棲冠之参錯張乎裴之表門兮鉤索乎李之孝心申申乎銜塊以助陶兮又還觀而南尋迨天使之口流血兮庸顯顏烏之誠忱僉曰昔聞而不見兮固可紹往哲之徽音吁嗟予小子曰不然兮猶足以理而言兮何山顛不為烏所集兮何林間不為烏所巢兮孝性之修亦士之

常守兮事物之來亦有時而適然兮何足訛也瞻彼鶯斯實名唯慈予垂反哺之訓公興孝養之辭嗟彼能而我不逮兮懷乎風木之悲矧哀哀而蒙酷罰兮豈嘉祥之可希復倀倀而昧所之兮何前賢之可追意夫矧矧而童厥罰兮俾游悠其孝思維此理之忽然兮又孰較其是與非嗟夫予小子不可不辨兮恐來者或失其是衒損其心而泥其跡兮斯去古而益遠于名教而或戕兮豈清議之可逭眷里閈之嘉言兮特君子之樂善賦

以救將來之獘兮亦豈夫子之好辯

右辯烏賦一首宋丞相雍國忠肅虞公之所作也紹興六年公丁母秦國太夫人之憂哀毀骨立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悲鳴不去人皆異之以為篤孝所召多作詩頌之公因著賦以自解此公家傳之所具載者也公之八世孫堪適遭父處士君之喪出此賦見示且俾書揭座右逵以為故家文獻尚存詩書之緒不墜因樂為之重録云至正十五年冬十

月甲子彭城錢逵謹識

黄氏菊山序

吳興蔣心源為予道黄慶翁之高其人世居烏程地多泉石之勝晚而愛菊蕭然靖處時取陶詩一卷寘諸左右抱膝微吟有東籬見山意因以菊山自號方外友若訢公笑隱之流咸賦詩以嘉其志嗟夫予見世之慕陶者鮮借使有之能得其迹而已果能得其心耶當典午時天下雲擾仕而忘返者何限淵明乃能賦歸田園以

寄傲乎采菊見山之頃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者正猶冥鴻高飛而世網之設莫之能制也其可使兒女輩覺哉然則淵明之樂所以獨得於悠然者雖欲自形諸言而不可得後之人顧欲追尋其樂於千載之上宜乎徒得其迹而不能得其心苟能得其所以樂之之心雖無菊與山不害為知陶樂有未得雖日處菊山之間猶無見也君家魯直嘗以蘇子瞻上擬淵明而斷之以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之說是足以得其心也今

慶翁才可仕宦家可伏臘而肥遯一邱如此其亦有見於斯乎至元後丙子十月既望鄜川遺民劉汶師魯甫序

菊山賦

疇昔之夜余方假寐門之外若有人焉儵焉而至金衣碧裳文采爛爛含香吐秀德馨如蘭叩之則曰吾禀堪輿之質鍾山之英服土之正陶金之精顧吾生之雖晚而不與草木以同榮抱幽芳以自潔秉素節以孤貞甘

露飲而風餐曷榮辱之我嬰彼靃靡之紅紫紛雜遝以

葦蕚徒冶容以媚盼幾何速殞其生也昔丁典午之變

有彭澤之賢者與吾同志吾嘗勸之懸冠相忘乎寂寞

之濱相徉乎籬落之間清風之尊吾亦與之俱歡南山

之詩諒千載而可覩厥後覩世風之搖落撫榛路而多

艱固耿介而衆睨刓𠠝勵之交殘吾遂韜光晦跡深隱

乎山知我者其誰渭川之君子泰嶽之蒼官日相與堅

其盟固其節今不知其幾嵗寒矣悼知己之寥寥倚秋

風之孤立既韶濮之亂鳴宜薫蕕之並緝豈陽亢於重九致天道于未復抑吾德之未懋伊斯理之罔析唯子之清同我之德願與我以潔剖我以臆余聞其言瞿然而惕俄形開意暢遽不知其所適起筮之易遇巽之艮繇曰為木在山幽人之貞吉恠而識之居越三日爰有吳濱之隱扣乎松竹之扃凜乎其姿介乎其情抱氷霜之雅操傲鬬茸之肥輕亶厥號曰菊山續五柳之希聲感兹夢之有契乃吉人之所徵于是乎益信蔡齊之殿

莱莊周之物化亦各有其故也遂書夢兆之寓言以為菊山之賦烏傷黃晉卿

崔氏友竹軒記

去縣而西百里曰浠溪溪之上有德人崔君誼所居在焉屋前後種竹若干挺幽閒蓊薆不啻一篔簹谷也因扁其所居曰友竹蓋寓其志然耳君誼當勝國時出宦京師遭時多故既歸田里與竹君雅好如昔終日嘯歌其間於世利紛華邈然無聞也厥子齡國朝仕刑部主

事以清慎稱間持友竹詩卷請記於予予與君誼為通家子弟其何敢辭夫竹一物耳衛詩美其如簀戴記美其有筠蓋皆比德於君子故君子而與友也固宜世俗亦以松竹梅為歲寒三友然則松與梅其竹之美乎人之可與竹為友者必如松如梅而後可晉王子猷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是子猷有取于竹而與之友矣唐李太白有閑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句則太白亦與竹為友焉今君誼既以友竹名其軒復以為號是與竹

深交密締死生以之固非反覆手者比顧何以致此哉吾有以知之矣主人清修蓋取諸竹主人踈直亦竹是取主人與竹彼此相忘不知我友于竹竹之友於我也其節其心當有以肖子猷而軼太白不然竹之為竹混於凡草木矣何以表然特立於松梅之間也哉予將徑造竹所訂三益之盟以從其所樂不知可與否也是為記洪武秋八月望户部侍郎吳江莫禮書於鍾山之寓

友竹軒賦

友竹先生雪一巢雲半邱眼空八荒氣淩九秋騁遐思於千古深景慕於前修嗟美人其何在藐獨行而無儔闢軒居之兩楹樹篔簹於林幽澹相對於終日矢永好之綢繆方掩關而謝客若將玩世而神游有桂軒散人冠芙蓉服毛慱鬖談奮辨麈尾在握長揖先生而進曰友道之重人倫所推試探索于青編名班班其可窺或贈帛而尊賢或命駕而踐期或刎頸而忘憾或加足而相知或德業之深懿或文章之雄奇飲醇酎而春融投

膠漆而堅持由道同而神合相琢磨而箴規然往迹之淪謝所以名愈久而光輝嗟哉竹君草木孔微雖清流之多向將何益而何裨羡植物而求友竟伐木而奚施此愚蒙之未解請先生之廓疑先生曰友之云貴尚德是輔淳風既散勁直誰慕少涼涼而遷斥纔翕翕而爭附方傾倒而情親隨凌期而背侮耳哇淫而共聽目嬋娟其交妬為前指之深恥俾予心之獨苦惟竹君之修潔抱虛心其終古分清陰之半席期歲晚而為伍忝名

馳於鶚薦遂挈挈而西騖始睽離於吳越卒周流於齊魯慨茅屋之荒涼悲琅玕其誰撫懷秋風於渭水弔落月于湘浦賴孤琴之遣興緪冰絃而時鼓雖芳荃之盈掬終莫逃予之凄楚幸謝職而南轅獲遄歸于吾土歌遼鶴之遺響感人民之非故蘭斂秀於春皋菊蔵香於秋圃篝青燈於夜榻夢舊遊之無所酬別觴於松楸讀殘碑於榛莽欣竹君之無恙獨脩然於環堵蔭蒼苔於庭砌留白雲於窗戶步虛檐而前覿鷩幽禽而相顧初

蕭瑟而欲語遂低昂而起舞匪四美之兼并曷金石之同固玆信義之深孚足以勒貞銘於肺腑也散人曰四美可得而聞歟先生曰觀其亭亭猗猗不倚不頗纔清飈之一拂何靈籟之孔多啼老蛟于陰壑鳴鳳凰于陽阿鏗宮商之夾奏森劍戟而鏘磨吹比管於嶰谷之岑走落木於洞庭之波疑幽人之吟嘯類樵豎之唱歌乍摧折而顛倒忽琮琤而相和露滴秋林聽飛璚之曳珮雨來曉谷聞帝子之鳴珂此金聲而玉振庶資講學之

切磋及頳雲凝舞霰集明河凍勁吹急悽獨鶴之宵唳慘寒蟾之夜泣蘿窗未曙苔堦盡濕悄空山之無榮凛萬木之僵立胡霜筠之獨秀操堅剛而愈執葉翡翠以羽零幹蒼虬而鱗襲氷裂石而陰翳月穿簾而影入散晴碧之交輝涌寒清之可吸膚貴黜之不撓項强宣之難屈此貞標而勁節足以濯遷汙之陋習若夫泠泠煙稍不蔓不茅邁羣芳之特異盈千尺而彌高實充丹穴之鵷鸑竿掣滄溟之鯨鰲杖化龍而難策筆成杠而誰

操羞艷華之妖血輕凡芥於鴻毛揖夷齊於首陽之林
谷抗巢許於箕山之岩嶅寧相依於松桂豈甘没於蓬
蒿掃紅塵而披拂干青雲而遊遨軒然獨立於物表挺
然伊吕之人豪此離倫而絶俗宜從穎拔於英髦且其
肥瘠俱榮發育有待奮蟄龍而驚起滋潤澤之沾溉蘚
菌迸紫抽犢角之崢嶸籜錦凝斑露襉兒之鮮彩濕蒼
烟之谺谷翁春雲之如海螺鬟對倚而婷娉霓旌交揚
而晻藹並森森而玉峙恍多士之如在篤金蘭之同氣

依璚樹而交變聯秀色之晚榮益高情之春藹歡共慶以彈冠儼相逢而傾蓋紛肩摩而袂接豈貌同而心改此多朋之濟濟真足企夔龍于千載也嗚呼王以愛著白以養稱七賢之同調六逸之齊名或千户之並貴或三徑之娛情斯為竹君之深鄙又何足流後世之芳聲今予辭光華守寂寞我為竹友竹為我托忘人物之竹我共徘徊而盤礴睨乾坤之無際疇克知予友竹之樂也哉吾子畫非與可詠非蘇仙鏡其所短昧其所全而

返以為言乎散人顔色變赤芒背駭汗降階三揖起而為亂亂亂曰軒之竹兮蒼蒼軒之人兮佩琳琅歲既晏兮孰芳伊友竹兮竹彌光山可梯兮海可航友竹之風兮不可望　會稽謝常造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六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譜九十六

庚子銷夏記歷代名賢墨蹟題跋

唐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世傳王右軍有所書文賦不知海内尚有搨本否至柬之所書則精絶一世字字員秀脱胎於蘭亭而帶有其舅氏虞永興之逸致遂覺機法雙絶陸司議書

世不多見元人李倜云在世者止蘭亭詩蘭若碑與此而三歐陽圭齋謂蘭亭詩已毀於楮兠之亂是在世者益尠且累累千餘字而紙色完好是海内第一奇蹟也卷舊在元人李倜家倜字士弘號員嶠真逸陸司議盖見蘭亭墨蹟者昔人稱其用緑麻紙臨蘭亭押尾署陸司議書最為精工惜今不傳矣所書文賦風骨内含神采外映真得蘭亭之髓者不獨皮貌相肖也趙子昂晚年書法大進人言其得力於定武

蘭亭而不知其全搴司議卷後有子昂一跋云唐陸柬之行書文賦真蹟唐取善書者稱歐虞褚薛以書法論之豈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跡故知之者希耳字法竟搴司議歐陽玄云近代米元章書矯亢跌宕世咸稱其自創一法乃不知其全學柬之頭陀寺碑耳元章闕而不言以陸書少傳於世也若文賦累千百言當為方今陸帖第一又云柬之本世南甥書法得於渭陽而神俊過之揭傒斯云唐人法書結體

遒勁有晉人風格者惟見此卷雖若隋僧智永猶恨
嫵媚太多齊整太過前人推尊之如此余所見唐蹟
最心折者惟書譜及此

張長史旭草書墨蹟

長史自言帖紙用唐大麻字法員轉而左規右矩深
得山陰遺法余舊有其四時帖狂逸之甚殆偽書耳
甲申後得此六十餘字真鴻寶也上有多印滅沒不
可辨識惟天水雙龍璽及內府圖書奉華寶藏諸印

尚存奉華堂乃宋高宗内侍劉夫人所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珍祕悉令掌之用此印鈐識然非極品不輕用也

褚河南遂良書孝經閻立本畫

河南書法剛正類其人昔評者謂如嬋娟不勝羅綺未然也所書孝經一卷閻立本畫滄桑後得之故内簽題云顔真卿書周昉畫外有一朱函盛之則題云褚遂良書閻立本畫蓋題簽者乃武英殿中書以為

字類麻姑壇記故以為顔耳不知非顔也當以朱函刻字為正宋人范思正有河南所書靈寶度人經亦立本畫字法與此無毫髮異尤其佐證耳

徐季海浩書心經墨蹟

徐季海心經一册書法隸中帶有篆籀脫胎於石鼓文視世傳所書嵩陽觀碑殆為勝之余已上石矣帖上有天水雙龍璽乃黄山谷所藏亦有其印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滄桑後如曹嘉禾溶所收林

緯乾帖李江右元昂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䏖所收懷素小字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顔魯公送劉太冲序皆唐蹟之佳者余借之硯山齋把玩彌日令書與人散杳如海外三山矣

朱元晦城南二十詠墨蹟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詠字法俊逸大有晉人風致而詩之清遠亦非宋人所及元尚書干文傳得之於婺源以贈常熟錢伯廣錢氏居於城南遂構

城南齋刻諸詩其中而黄文猷湑為之記至楊廉夫又録敬夫原詩於其後惜不得當日張宣公手書與文公書合成一卷耳余舊有先生或問手稿一卷前畫先生小像惜為有力者攫去見此益為惘然

范文正仲淹與尹師魯洙二帖

范文正書昔人謂得之樂毅論觀其與尹師魯二帖清勁可見其人卷中有樓鑰楊萬里胡助柳貫黄溍鄭僖吳寬王世貞諸跋

按景祐二年范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其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舁疾來鄧以存殁托公公急至尹所尹已瞑聞公至復開目向公拱手曰也無鬼神也無恐怖如此而已若二公者真千載以上人也況親見其往來手

札何幸如之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跋尾墨蹟

文忠公集古録千卷皆手題之古今鉅觀也公精於書學所題一筆一畫毫無懈意即此亦見公一斑公殁世未久録已漫散此四跋尾一為西岳華山碑一為漢楊君碑一為平泉山居草木記一為陸文學傳崇寧中在趙明誠德父家復有其手題德父亦有金石録二千卷葢博雅君子也文忠公文章事業炳煥

千古其手書又精工如是眞希世珍後跋者有米元章韓元吉朱晦翁尤袤洪邁方從義胡儼李賢諸公亦他卷所未有也 又一跋載前

蘇米墨寶小册

坡公與質翁帖一紙計七十餘字原在仇山村家後有其手跋又米襄陽帖二紙皆晩年書精妙之甚三帖原裝一卷既于市傭得米小字一紙又左旦明贈連水陳生帖三段此三段已刻絽與米帖内戌戌山

中合裝之

余少年學米帖不得其運筆結搆之妙徒學離竒遂入傾欹一路後乃痛改之近年玩其墨蹟始悟晉法宋思陵云近日書存晉法者惟米芾及薛紹彭耳信然

年来所見米蹟如宋南昌嶶之長卷魏泰酬和詩稿曹嘉禾溶長卷之叔晦帖淡墨秋山詩稿超逸絶倫未多有也余借之上石今卷與人杳寧無遐思

蘇子瞻苦雨詩墨蹟

苦雨五言古詩乃坡公元豐六年八月六日書字凡五百有餘指頂行楷神韻備足坡公最屬意之書也余於崇禎壬午得之吏部黄襄兵火失之賈人仍持來售亦奇緣也

傳世者米書多蘇書少盖以當時黨禁人不敢收蘇氏文字存者多付之水火令之行世者皆燼餘也坡公嘗自評其書吾書骨撑肉肉没骨又曰吾書雖未

工自出新意不淺又每書輒多留餘紙曰以待五百年後人題跋然公書一至南渡已重如拱璧寧待五百年哉黄涪翁曰子瞻書為當代第一為其挾以文章忠義之氣耳此真知公者也涪翁因公遠謫瀕死不悔米元章初借公以成名既而背之號於人曰在蘇黄之間自恃其才而不入黨與視涪翁有餘愧矣

米元章小字天馬賦墨蹟

米元章好書天馬賦如王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

有數本此卷小行草瘦勁跌宕與王金沙家本相類

余止見王氏刻本未見其墨蹟或即此卷取入舊內

今復傳出乎余於乙酉得之次年孟津王覺斯見之

稱嘆不已遂跋數語其後舊內畫卷皆御用監內臣

裝褫此卷前裝趙子昂馬圖將此卷裝後作跋中書

題簽云子昂唐馬米元章跋可笑也

米元章大字天馬賦墨蹟

元章所書天馬賦以擘窠大字書於平海大師後園

者為最得意之作雄渾流動起止横竪諸法俱備余嘗見其多景樓詩亦大書遠不及此此卷不獨在天馬卷中稱第一其生平書蹟亦當以此為第一上有蔡姓珍藏印乃蔡京也又有賈似道小印及秋壑圖書在明又入嚴相家籍沒入内如此名蹟累辱於權奸之手良為可嘆黄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亦一奇也卷既入内將後跋皆割去今江南傳一卷後有永樂甲辰浚儀張肯跋從徐有

貞家流傳者臨本也

黄魯直松風閣詩墨

余於甲申後見山谷數卷最愛松風閣卷其詩清脱妙不可言字乃正書勁秀全用柳公權法他書所不及也余晩年極喜柳書復得其一二秘本今見此卷益知世之學柳者一味硬直真鈍漢也卷佳絶矣而有可恨者嘉定間向姓者所題不稱一也舊在賈似道家上有賈似道小印及悦生秋壑長字諸印辱於

權奸之手二也元大長公主不擇人而命題絶有可噴飯者三也項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後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四也

友人吉安李梅公元鼎得山谷書杜詩卷字極佳與此相類趙松雪有跋語亦得意書先在予家余物色此卷經年不得聞在梅公處乃以趙跋歸之竟成合璧

曹嘉禾溶有山谷小字墓誌稿二合裝一卷董玄宰

大書四字於後曰山谷墨寶真墨寶也嘉禾與予好尚相若其應徵入京盡以所攜卷册送余齋如米老卷君謨卷及此卷俱累累千百言世不多見之珍也又王長垣有山谷書陰長生詩亦正書不及松風閣

黄魯直書諸上座

此卷乃涪翁草書末有数行正書字法奇宕如龍搏虎躍不可控御宇宙偉觀也然縱横之極却筆筆不放古人所謂屋漏痕如折釵脚此其是矣世傳東坡

見山谷草書從傍稱歎錢穆父謂惜未見懷素真跡後山谷見自叙帖書法頓異然山谷天分高學力足固非全取法於懷素也卷上有紹興及内府書印曽入思陵御府者後又在賈似道家余見山谷草書當以此為第一

薛道祖詩卷

宋人書能存晉法者惟薛紹彭道祖葢彼時定武蘭亭妙石在其家故所書詩稿五紙筆筆用右軍法無

論不肯帶唐人格調即大令亦略不涉及此深於書
學者也惜傳世者少真如天吳紫鳳耳
卷舊在水村陸太宰家西涯題云右宋薛紹彭書五
紙薛氏以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字道祖號翠
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一世米芾書史會要
所載是
水村陸公得此卷特愛重之間出示予為識數語於
後後在王元美家題識累累文休承云薛道祖書予

惟見晴和二像隨事吟三帖松雪謂其脱略唐宋齊蹤前古陸居仁謂其雖雜於六朝盛唐人書中當無愧後又見其所臨蘭亭蓋定武石刻在其家故所臨尤妙今獲觀其詩帖若上清連年實享清適帖及和劉巨濟詩真能軒輊六朝追蹤魏晉宜與元章抗行而當時謂之為米薛也

秦少游論書帖

少游書不多見端勁大約得之顔魯公楊少師其論

書云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端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職臺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神至於行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顔魯公楊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無不好處惟王荆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甚遒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觀淮海所論書而其書可知矣淮海與黄豫章同為坡公門下士皆善書陸放翁言豫章晚自稱

許淮海則退避不敢以書自名故淮海之書傳世者少益足重也

宋高宗皇帝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

宋思陵極重經學而尤留心於詩每手寫一章輒令馬和之補圖余所收者凡八章一為魯頌駉一為有駜一為閟宮一為商頌那一為烈祖一為玄鳥一為長發一為殷武字皆端謹有致大約取法於鐵門限後補圖亦工古人宴享祭祀之儀禮樂與馬之制悉

備馬尤非他圖所可及也和之以紹興中登第官至
工部侍郎余又於江右李梅公寓見鹿鳴十章朱子
美寓見節彼南山十章山西張氏寓見關雎十章首
有夫子及卜子夏小像高宗又曾手書九經刻石今
臨安文廟尚有存者彼時戎馬倥偬而能神閒氣定
雅意表章跨有半壁百餘年非倖也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
蠶織圖所繪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使閱者宛

然置身田舍見婦子拮据不遑之景也每段下題小字極其工緻至元中鄭足老題云為顯仁皇后字后習高皇字高皇手書九經每倦則后書續之人未易辨金華宋景濂云圖出於潛令樓璹璹獲召見以圖上進上攜至宮憲聖慈烈皇后逐段題之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絶相類謂非顯仁韋后書余考之顯仁韋后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轅老年始歸憲聖慈烈吳后乃高宗繼后史稱其善翰墨則為吳后書無疑

金華之言為確矣

宋趙樂易篆書

書家篆法不傳近代擅工者寥寥此卷三段一為李監法書歸去來一為欵識法書盤谷序一為小篆書紅白蓮詞皆精工絶倫趙為寶慶間人樂易其號卷為求是先生書亦不知其名以俟博古者考定後觀者圖章累累皆宋元人也

黄伯思書黄庭内景經墨蹟

黄長睿為南宋博雅第一其所著法帖刋誤及秘閣古器說俱載東觀餘論中王順伯厚之甞稱之曰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悞惟雲林之書為盡美順伯葢留心古學者稱許如此長睿有雲林堂元人倪元鎮襲之或重其人耳余求其書蹟僅於陳山人家見北齊勘書圖一跋正書精工之甚丁酉夏自山中回得此卷小字草書全用急就章法甚可珍也按索

靖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在宋時猶存唐人硬黄臨本葉石林夢得求之弗獲僅得長睿雙鈎本謂氣韻精彩尚有彷彿典刑乃刻之閩中葢長睿長於章草者故精妙如是也虞伯生云長睿書不逮言豈其然乎

陸放翁詩稿

陸務觀先生自書所作詩八首後題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時年八十矣書法

勁逸老年不衰如此詩句冲澹全無烟火色相盖公以寳章閣待制脩實録完即致仕優游若耶溪久領林泉之樂故其筆墨清勝如此昔公跋山谷卷謂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共讀乃稱耳余於公書亦云然卷中嘉泰甲子乃嘉泰四年也越

五年而公歿

鮮于伯機書杜詩

漁陽太常以書名一世余見其遺蹟極多最佳者爲杜詩秋風破屋歌風格遒逸有晉人遺法後自跋亦自負蓋得意書也其子去矜亦善書見卷後世傳伯機與趙吳興齊名趙每自書二紙易其一紙輒焚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寥寥宇宙得一人妒亦足矣吳興乃知已也此卷余官開封時張大理睡心所贈相

隨二十餘年矣每開閲輒作聚散存亡之感

元人書吳興漁陽而外無可存者即巙巙康里名甚噪然其書稍俗康里嘗問人趙承旨日書幾何或對曰萬字康里曰吾日可書三萬字此其所以俗也然承旨書後人尚有評其稍熟者蓋作畫則欲熟中熟作字則欲熟中生董玄宰謂鮮于書勝趙承旨亦正以鮮于書不熟不俗耳按巙巙康里應改喀喇庫庫因題識故仍其舊

趙子昂千文墨蹟

子昂千文余舊有墨刻本上有晉府印意手跡必在晉府安得一寓目以快生平乙酉之秋偶於棋盤街下馬牌側見此卷傾囊得之子昂書初學鐵門限及宋思陵晚乃學蘭亭及李北海此正是學定武時書風骨内含神采外溢書家傾國也後題皇慶三年五月望日為戴架閣書後又有至正二年中丞張希孟等題名

趙子昂臨絶交書

子昂於古帖無所不臨亦無不宛合其臨絶交書神
韻俱足班之六朝中真無愧色最得意書也後自題
余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不意失去後兩幅今攜至
都下復為全之觀者審定延祐六年八月十日後有
黄文獻一跋極詳核跋云魏公書嵇中散絶交書自
題云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因失去後二紙延祐六
年再為補之按前十年至大元年也公以大德元年
知汾州三年除江淛儒學提舉至大二年為泰州尹

以題語考之正提舉儒學時也延祐六年十一月謁告歸吳興而後二紙實補於將歸時仲長葉裔字也裔與公同學厚善為濟州經歷以憂解歸延祐六年還朝與公邂逅書此予以延祐二年領薦上春官拜公於京邸時猶為侍讀學士至順二年見葉公於中丞馬公座皆以文字相推愛今二公亡矣鄙陋無聞有加於舊友人王行成出此相示追感疇昔謹識於此此文獻至治三年七月跋文獻金華人名溍宋景

濂之師也文集沖遠有法元時大著作皆出其手謂之壐口學士余見子昂小行草三四卷與絶交書相敵者惟西川李青眉所收書東坡杏花詩前書東坡小像方巾道服手持竹枝翛翛欲仙後書其杏花飛簾散餘春七言古詩八十餘字詩既流俊書復娟逸真雙絶也後題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既望吳興趙孟頫寫先生小像並書此詩先生有神當賞其意耳此卷在予齋数月李殊不知重予不欲掩取之仍封還

李癹於揚州無嗣卷不知何存矣

趙子昂自書詩稿

詩稿二紙一書天冠山二十八詠一書玄洲十詠寄貞居先生貞居乃句曲外史張雨也字法倣黄庭樂毅論是其中年筆余有文敏大字條幅衮六完從淮上差回得此卷乃以相易後有持條幅來售者書小陸何如大陸賢七言律一首字更遒逸可愛又得書唐絶句一幅余以贈山西衛郜孫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子昂倣和之畫毛詩七段而無詩自跋云馬和之在畫院中名冠一時論者謂其獨得古雅之氣於蹊徑之外先思陵每書三百篇輒虛其後以命和之補圖後畫與書皆散落人間好事者爭購之逹奚王孫所藏獨有畫而無詩孟頫不揣遂欲追蹤古人臨寫一過並想像其詩亦有不待言而知其篇名者如河上之臺既泚既洒而國人經從其下望者動色抑首皆

有不忍見其蘧篨戚施之態而相顧腹誹者非新臺乎城隅九雉而一見所愛踟蹰搔首於下則靜女也涉危遂往乘舟泛泛若無所薄而涯端父老望而傷思中心養養如見其狀非二子乘舟其孰當之其君露次而諸臣之鞠躬以諫者其黎臣之賦式微乎前高後下者旄邱也其上蔓延相及者旄邱之葛也而叔伯羣居有褎如充耳之容則旄邱之所以責衛也倚樹之女有深思焉而所臨者毖然之流所與謀者

孌然之姬也豈非衛女之賦泉水以思歸乎城門之外樹木叢蔚其背陽向陰之北門乎而羸馬瘦僕蕭然獨出有仕不得志之意焉其卒篇蓋北門也夫詩存而可名其圖者非善之善也詩亡而可知其圖者真能詩者也孟頫畫不逮古圖成而更為題出後之人其有不必按圖而知詩者乎至大五年三月五日識字法右軍極綿密與畫可稱雙絶逹奚王孫卷後在上海顧氏家衡山猶見之余在京師劉元公家見

和之一卷亦有圖而無詩

趙子昂書陶詩小楷

子昂有秋林散步圖上以小楷書陶淵明嬴氏亂天紀詩計一百六十字風格遒逸為子昂最得意書陳眉公題云松雪此圖倣趙千里秋林散步圖上繫以陶柴桑詩書法風流精緊有黃庭東方朔讚風格的是吳興雙璧宜玄宰坐卧其下不忍去也

楷法至晉人而聖唐楷失之板宋人無楷即吳說以

楷名亦多帶行惟子昂獨得晉人遺法葢其結構精
嚴丰神瀟洒胡汲仲謂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無
此書非過也余於江右李梅公寓見小楷書姜白石
蘭亭考又於香河袁六完家見小楷書九歌楷矣而
不工乃其少年書惟所書圓覺經數萬字後題奉為
妻魏國夫人管氏道昇懺除業障早證菩提與法界
有情同成圓覺字法精工可與畫上小楷敵然數萬
字長卷尤希世珍也此卷乃徐司冦石麒贈一大帥

者大帥不知重畱余齋中經年還歸之今已在秦中一士夫家矣

宋徽宗草書千文

徽宗千文書法學懷素而腕力弱甚後題宣和壬寅御書上用御書印僉押有雲林子父及黃琳表柳庄諸收藏印余得之亂後今已贈人

唐韋莊借樂章帖

帖凡六十八字風骨似晉人前有泥金題簽是金章

宗御府物又有宣和政和紹興諸印在嚴相家籍沒入内故有南昌縣號印余於李梅公寓見之按韋莊杜陵人唐昭宗進士副李洵使蜀時中原兵亂遂居於此朱温篡唐蜀王建亦僭號拜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以歿

黄山谷草書杜詩

黄自跋云欲作草要須解張顛筆法又當知屋漏折釵股筆及公主家擔夫爭道體勢迺能用筆縱横可

意耳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試鄭友直筆余有趙松雪題此卷之跋後聞此卷在李梅公處送歸之趙跋云黃太史所書杜少陵詩筆力雄健又論草書體勢深得其要非善於書法者不知也至大三年三月題於車轎寓舍

蘇東坡書前赤辟賦

赤壁賦為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尤有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

人見者葢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卷首損壞文衡山補之筆法蒼勁

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余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此卷爭購之子昂自題云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予兄德懋有此真蹟野翁自江東抄得攜來京師且以

此紙要予作小楷余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宦游無復有意茲事蓋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而客中又乏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偶今日雨後風塵少息拳曲土炕上據白木小卓聊復書此以應野翁之命孫過庭所謂乖作者也

朱文公墨蹟

文公墨蹟一卷前畫文公小像後書獨遊寶應寺詩又與程允夫帖又或問誠意章手稿小行書極精工

後有元人朱公遷諸人跋此卷原在余家今在章邱張氏

黄山谷陰真君詩

此卷乃山谷正書極其端勁自題云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考之信然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

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上牢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此卷余借王長垣

黄山谷贈元師詩

此卷字法遒逸是涪翁得意書江西朱子美得之故内余曾借觀後自跋云余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

翁操𢇁詞中之微指弦外之餘韻俗指壓耳豈易得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六藝之一錄卷四百六